

內外類編

第三種

和平而偉大之中國

內外通訊社

和平而偉大之中國

序

這裏是三個德國人所見的中國人像。

哥菊夫在清末葉見到中國人，他以一地理學者的眼光看中國人，他的印象是：在中國，「祇有那些能夠抗拒熱和冷的同等抵抗力的人，才能夠維持生命，因此，他有幾分連合了耶庫茲人或朱克幾人和黑人的忍耐力。地球上實在能夠這樣做的唯一民族，就是中國人。因此他們是唯一的人類，當他們到四方去的時候，不管是高緯度地帶或低緯度地帶，很難得或者從來沒有因氣候而犧牲生命。中國人在滿洲，和那可以使水銀凍結的冷氣抗拒，在爪哇和新加坡的極熱陽光之下，或在古巴製造糖桶的沸騰熱氣中，愉快的工作著」。『沒有

一個民族實行經濟的效能到這樣高的程度像中國人一樣；勤勞加上了節儉，是中國人生存競爭和興家立業的主要利器。」「沒有其他的地方，我們看見以萬萬計的一個民族，曾經這樣持久的受着自然勢力的支配。」

凱綺色林在辛亥年到中國，當中國之亂動時，他以一哲學家之冷眼看「中國，中國之偉大」深印了他。那樣的廣闊攸遠是無與倫比的。

至於威廉他從青島開關時至中國，與中國人二十五年的交換，作成中國國魂這書，他是那麼善良，讀完『人生之經緯』一章我更愛我的中國。

編者。二十二年十一月

錄 目

- | | | | |
|----|----|----|-----|
| 3. | 2. | 1. | 編者序 |
| 哥 | 里 | 凱 | |
| 菊 | 卡 | 綺 | |
| 夫 | 威 | 色 | |
| ： | 廉 | 琳 | |
| 中 | ： | ： | 農 |
| 國 | 人 | 農 | 民 |
| 與 | 生 | 的 | 中 |
| 中 | 之 | 中 | |
| 國 | 經 | 國 | |
| 人 | 緯 | | |



農民的中國

一 經過山東

中國之偉大把握了我，深印了我日益加甚，他自成一宇宙，大過於我所曾履跡的諸皇國，而我，如今很明白於這裏的住民之並不重視於外面的世界。有時我想起俄羅斯，那另一大皇國，不管來日的吉凶，他總是顯着偉大的：我如此尖銳的感覺着，不管有一切的差異，這二民族何來此共通的性質？我不很明白；但我相信就在這氣度之宏麗，遂使中國分異於東方的各國，而俄國分異於西方的各國。比之於這棕色的平原沒有更廣闊，更包羅的東西，而這廣大於一切最小的舉動上皆有反映。在俄羅斯泥土中的嫡子們主要的（即算是不常確切

如此）是一個又大又寬的性格。同樣開闊而清楚的中國風景是單調，有韻，而偉大，其居民之風度如其風景。支那人不管是如何的枯燥無味，如何的虛飾，主要的他給人們的印象是宏大，在他的支那性（支那古怪性）的深底裏存有一個偉鉅的元質。「支那性」這字面之所表白，初聽起來令人引起一種小東西的印象，就像那些在緬甸，暹羅，日本的印象確實是渺小的格調。在中國，人們在每一個裝束中皆可感覺到一大民族之大靈魂的實體，這靈魂的力量是古怪地動人的。我知道久後這靈魂一定將完全的獲住了我，因為如今獲住於我的已不少。

中國人的充實之可驚處就在於他的外表之容易令人誤會，這外表之性質在歐羅巴人的幻想中難以調和於深奧的意義；無論什麼是巧妙，美俏，佳麗而精審的，於我們看來是虛浮，可是支那人是有深奧的，許是人類中最深奧的。沒有人是如此的深根於自然的天趣之中，沒有人是如此本質地有德性；而外表

對於他們的意義之豐富也沒有人能及到。惟有深奧的人能夠如此嚴整的重視形式。

但中國人的深奧所重的質素在於使深奧轉成血肉，這是，如此，精神化的嚴重性。古中國藝術諸傑作的精神獲有無比的強有力的體質，古中國的佛像就塑描得那麼歷人靈魂，他們呼出的力氣是神的準度，一個神若欲像神樣的顯現於地面上該得有如此的力氣。有一些如此的大力是每個支那人所內蘊的。中國是一整國澈頭澈尾的鑿鑿着這力氣。

那一個若想瞭解中國，他必須在他的心眼中同時記牢這支那性，這皇國之闊大性，其居民之根固的生命之偉力。他必須併着中國人天性的莊麗與中國人的禮樂一同加以測量。最後，內蘊的闊大如何的不在乎於求外現的偶然之機會呀！這闊大性質惟有以其全人生為判斷。中國人始終是闊大的，雖則常為戰爭所克服，雖則難得有政治的健全的統一，而且即算她竟有一天至於分裂，她仍

將是闊大。

如今我在亞細亞。我不是在那個東方，從希臘起，穿過埃及，小亞細亞而至印度及南中華的那個東方，我是在亞細亞，那個從俄羅斯爲始的一大內地概涵其人民於一宏偉的單位之中。心理底地，俄羅斯是較近於印度人過於支那人；好許多路道，俄羅斯靈魂是與印度人合拍的；這兩民族對於神，對於自然的根本關係皆相同，但在另一方面，俄羅斯人的背景卻又與支那人的一樣。全亞細亞人們的背景是健實的無盡，空閒與時間的無盡。這是歐羅巴人與印度人所沒有的一些東西。倘有人以一著名的日耳曼人與同樣著名的俄羅斯人並比，他就會驚異於那俄羅斯人有如何廣闊的胸襟：這是由於他所含蓄的亞細亞之素質。在歐羅巴人，他的鉅大，豐富而重要的過歷史，當然亦賦與了出人頭地的舒展。但這背景終是一個有限的背景，他的最清楚的準高線（Contours）不能示人以廣闊之感。在東方人的後面，祇有傳說與神話：他們所傳的是可能的事

物而非實有的事物，故其所傳實較廣闊因為可能的事物當然多於實有的事物；惟可能的事物又是可疑的可疑，如此則其所傳又虛多實少。為此故，東方人總像帶些虛擬；他會令人引起一種 *Quasimodocritus*（類似精靈）的感應，同時他是無限的老。亞細亞人的背景是量不盡的自然世界的無窮之變。印度所瞭解於人生的就是如此，但印度人之所認識永未實演之於人生。自然，他雖懂得如此之深，可是在他難得 *Inconcreto*（實質地）存着。而怎樣動人呀，這卻為俄羅斯人存着！沒有人能如那粗簡的漢吉克（俄國貧農）的融和於自然，沒有一個藝術家能及到托爾斯泰所描寫的人格之生命的如此嫻熟的合一。斯拉夫的精緻的靈魂是親切地諧應於其自然的背景。尚實的支那人在如此意義上的諧應是不會的；但他的生活背景是正相同。在他的境況中，在社會天才的境況中，所感於天地之大道者該是現於生活的規律中。除了中國人誰還能夠想到這樣的意思，天子的禮儀，時節之代序，皆社會生活的一統，宇宙演化之正規？除了中國

人，誰還能瞭解萬事萬物之等量與齊觀？對於支那人，這像自然而然的，萬事萬物息息相關。亞細亞人永未分開人於自然，他們已認清人是自然中之一體。在 *Ansa karema* 安娜卡萊尼娜中那女英雄的死不用別樣筆法出之，而以那高貴的賽馬之死爲陪襯，如何的動人！(Non-anthropomorphic) 人神異形觀的性格造成了中國藝術的多少風度！如荷馬與歌德所體會的景物之高卓的美麗由於表面上投射了有自然之形影，尙須有更深入的內觀，以免於人意與自然之分化，而從中瞭知二者之原爲不可離散的整一。

一一 濟南府

我從未見有如此深刻的鄉村生活之景像，如此次於中國內地旅行之所見者。土地之每一寸皆被耕作，細心地墾溉，純熟地耕耘，直至於山頂，那如埃及的金字塔，斜坡下傾，綴以塍隴。村莊土房子，外圍土牆，風塵中加以自然

的形式：不令人於黃棕的背景上，有奪目之感。左右四顧，可視農夫方在工作，得巧，有思，而意足。這是他們，使廣漠之原濕得生命之點滴。他們的短衫之青藍，當爲此畫圖之一色，雜於耕地之碧綠與澗河之輕黃，我們不堪幻想，若此平坦之大地剝落了這些黃色人類的生趣。同時這又現化爲一個無垠的廣闊之大公墓。少有一塊地方沒有許多墳堆排列着，犁尖必須一再的繞轉過於墓碑之間，世界上設有其他的農夫能印人以如此的印象，有如此絕對的敏實與如此的從屬於土地。在這裏，他們以全個生及全個死寄託於祖傳的塊塊田畝。人從屬於土地，不是土地從屬於人；後之子孫世世相守，生口日繁，仍當居此，惟加勤勵，以盜益於天地（自然）；若那一旦物化，則不必苦傷，人壽原有盡，復返於土中。而在土中，死人正永生着。中國農民們，如上古的希臘人，我們看像死的東西，他們會當生的看。土地呼吸有祖宗之靈，是靠着祖宗之靈，我們動作則有獲，懶忘則無收。於是這祖傳的田畝同時已成爲他的歷史，他的紀

念，他的陳跡；他不能異反於土地，正如他不能異反其自己，因他自己祇成土地之一體。——從 *Georgics* 到 *Hernan una Doyotboa* 一切卽景於自然之牧歌集成這國度的述古之史詩。

我記起老子的文句：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照中國人的觀念天與地，世上萬事與人類生活，道德與時序，成一聯貫的整體。天上於地，地上於人。農民是必得最嚴整地順於此律。然也正爲此，他成爲這整體的基礎。倘若他不嚴整地盡其職責，則國無以立，天地動搖。於是他又成爲世上最大的榮耀。每個政治哲學者必倡重農，最高者基於最低，侯王

爲無定狀之衆庶所分化；這是自然之道。可是於中國人，這尊重有特別而極異的意義；他們的精神契約出生活，不單是機械地聯繫於宇宙之各部；其結意是：最高的不但基於最低的，並且是映照著最低的；中國農民，若他知所想，知所感，他當自視爲上天之負載者。除了中國，何處還能高視羣衆之昏昏以爲明智的映照？除了中國，何處還能高視生活之常規以爲神和的影形？這個說明了一種人生的組織，其意義爲別處所永難勝越。凡此大道，雖有時因外蔽而不彰，輒遇大智而自明。中國神話中所理想的轉轍每實現於日常的生活。分化了的耳目，特別是帝皇們的，時失聰明；而中國農民們則自古至今康健無缺。這示人以心力提高世界的可能範疇。那些自然主義者是如何的盲目，他們反毀理想，那些原是反於自然的理想；無論那些理想原是和合或不和合於自然，他們久後可漸和合的。精神播種其理想於物質中待此種籽發芽而長成，全世界皆變其形狀。

我們歐羅巴人，於控制自然，遠勝中華，但人生，能會看若自然的有覺部分，則惟在中國達於高明。而，總之，我們祇是自然的一節；無論是自然之統治者或被統治者——其本論仍還相同。支那人是完全地明白這本論，而我們則不然；在此，他是高於我們。

三 漢口

從北京到漢口路上火車忽爲兵士扣留。他們是一個獨立旅，卽不屬民國，亦不屬滿清，他們顯然是在驅進中，這裏是適逢其會而來軌外的牽掣行動。起初情形像是不算嚴重，雖則車掌們似乎不以嚴重視之；士兵們以刺刀攻車，有將欲搜尋行旅之樣式。可是，他終沒有做什麼；在混亂之中，他們若有所待；等到調停人來，向他們和言悅色的講了一回，他們像得着了他們所要的東西而已。這調解經數小時之久；但他們仍讓我安然通過。

都麼古怪的兵士們！我在廣東時，一回政府軍隊與海盜打仗；偶然有一時期休戰，對敵們竟爲極客氣極友誼的交際，一若並不在作戰。在漢口的故事會如此說，居民們玩足球戲，一天爲從鄰近戰場飛來的子彈所擾亂；他們送給最近邊的將軍一個信，要求等球賽終了後，再打他們的仗，說是這將軍照准了大家的願望。中國人之於戰士似乎別個民族之於鞋匠們或擺雜貨攤的人，這就是說他們不以任何理想加之於肩武器的職業；而他們雖習練着這職業總是心不在焉的。怎麼怪異，在這一國境他的民族，從遠古至今，超乎一切以和平爲最高的理想！在中國文學中，將軍們難得被稱爲英雄；他是常被代表着如一個流氓，普通就是一個粗魯的鄙夫。在中國打败仗，從不會算是一個恥辱；重心思不重體力，尙文治不尙武功。一個奇怪的傳說講述，番王遣使到中國皇朝請戰。中國皇帝起先自知偷惰已久兵不足戰，又勿曉得番國的虛實，所以無所措手。於是他想到那個留養宮庭的詩人，他一定會作一個答書，嚇退番使。這詩

人，一如常日，喝足了酒；這時皇后，有其最美的宮女們幫助着，纔好容易的從他的醉鄉喚醒。但當他明白了當下的事情之爲難，他馬上就聚精會神。一番天花亂墜的辭令，遽然嚇得這番使，萬分疑懼而去，回報番王，說天朝兵威之盛，非蠻夷可敵（註）。在與官僚們談講時，我曾幾次注意到他們不愛體力之武勇，甚至視爲可憎。他們有時則說是武勇非全無益處，而士勇必須加以善養；但他們總不算是上等人；樂門的人即是鄙夫。他們以武人低於文人，武人每不相倫於人之比，而等之於牛兇之有力。

我們無疑地在漸趨於這一境地，武人將失其尊重，到這境地中武人一類的似乎將很難得好處，從許多方面看來，這似乎是好事情。但我們欲得此境地之利益將付狼高之代價。我們因而失去外貌之高貴。不幸，絕對的永久和平之理想惟有天上可得。我們住在地上的人還必得有物質之實爭，然後能修持於理想之空念。雖格里蓄的天體之開拓，世界之四圍仍若此其狹隘！角力是極野蠻的

發明，必須消滅。雖至今日，這與我們其他方面的人生態度皆相矛盾。然而，作角力戰鬥的人類，卻是，在好多方面，都比較已超越了這階段的人類，爲優勝。他們的偏執使他們生怕懼心，並教了他們生命可輕，而認知尙有重於生命的東西；而最緊要的是這教了他們以劃給其敵人以同一取勝的機會，而懂得了尊敬對手的人格。

揚子的濁流滾滾在我眼前。數千的汗滴的苦力勞役於輪船與舢板之上，裝着，拖着，肩着，推着，躍着，拉着，擠着。這樣的生活於中國人實較合式，比之於爲祖國而作戰。在他們每天的苦工之中顯有他們的理想。

註：此當系『今古奇觀』之李白爲唐玄宗讀番書的事。

四 揚子江上

我現正駛着在這和善的大流，若沒有這江水，凡他現經的廣漠大地都當如

一荒野。這河道之下流極大；而可是看來，水竟像不動的，體大而重，如此好像大羣之雁行的看似甚緩，比之於鷓鴣的搶前之疾飛。揚子的兩岸到處碧綠而且茂盛，隨時縱目可見農民之聰明的耕作。轉顧之間，總覺他們正是自然自己的手足。

這是真正的中國，永不死的中國！我自從得知了中國文化之花朵，我以無上的堅信瞭認他的全根在於農田。倘若孔子的制度不能代表一種基本的自然境况之精神表現，他當永不會成爲全中國的骨架。

耕着堯舜時代的田地的人家仍還生活着他祖傳下來的田地上，熟知了這些田地的心聲言語。他們難得搬家。農夫們生着勞働的地方即是死了歸原的地方。推翻了的原野即是全中國之搖籃。這裏不生傳統的貴族。隨時有一二人離出田間，應試獲中，擁上高位。羣衆則永保不變。

我曉得 若生活了一些時候在中國農民之中，他沒有不覺得要愛他們，或

且尊敬他們的。在他們，確實還存若古代父系社會的德性。這像事理之所當然，他們的生活代表着孔孟之所垂教。這裏一切外現的秩序莫不本之於內心的情理，凡不本於自然慾動的制度無以自存於此。在原始人的景況之中，何時興起了治理的律法，以之爲家族人員的相互關係之限制？父母之於子女，子女之於父母，愛起於自然；這是自然的，同族必相保。人口是愈密，脾氣愈和平，愈講理，自然的素質遂愈變爲道德的律例。這是如此的明顯，像中國那樣的立國，欲求隆盛惟藉人和（*Harmonious-cooperation*）違人和者即違天性，當以罪犯視之；還有這是如此的明顯，凡順這制度的。即不復能感此制度之縛人，故自然的社會性的慾動必需儘可能地發展。如此，倫常之愛，長上之敬，在中國農民間修養已深，早就成爲他們的靈魂之緊要的質素。於原始的人每易自然地推理向於無限，故起於一家，推而及一國，推而及天下，皆以家族爲社會之觀念。若子莫不孝其父母，則雖上天亦應風雨調順。這些中國農民之智慧，哲人

所緒釋而規立，紘紘衆庶，卽難識知，率己由之。而正爲是凡他們的所教，實皆人生由心內發是性行，故其爲繼必續相應而相因；他們的訓誡視若天經地義而接受遵行，無敢有疑，及至義理漸明，悟道適合，自必以加倍之堅信，服膺終身。是如此樣式，孔子之道之行於中國，隨中國時代自覺之增進而日益生長。當然孔子之道也曾隨這民族之進步而有分化，有發揮，有矯揉造作，但終未失其原本的意義。

這當感謝于中國的歷史環境，從古至今，沒有一種反乎農民生活的人形成有力的階級，而永持爲一農民之皇國；而到末後，日趨複雜的社會制度竟仍留爲父系的形式。爲此孔孟的教訓永不違背乎實用處；他們惟求與時代相宜。愈有思想的人愈得驚異于他們教訓之深遠；故對於孔孟的信仰與時俱增，若他能夠要保持往日的效能，他們必須保全這些教訓。然先師們之思想雖入人已若此之深，但終久是太簡單了的；惟原始的不複雜的靈魂纔能決然放浪于自然的程

序，雖然在極發展的個性之中，這靈魂總還自保爲基礎。感謝着天賜以孔子的教訓，入道漸深，輒能返本而復獲人生自然之真趣，凡此真趣皆爲非中國文化教育的人所難得自覺的。因而發展有中國人的愛好自然玄深之特性，中國雖最彫琢的人也不遠離自然。原始與璞真之感他所常存。子女之于父母及父母之于子女的關係這裏比在歐洲懂得較爲深切；天性之慾動依此而修養。故雖最有教化的人仍有一活潑的求簡追源之感，雖在自墮頹廢的人們中，仍有一活潑的道德意義之瞭解，我永未見有一中國人說道德不是被教化了的天性。可是沒有一個官僚能比揚子流域的農民爲更好的孔門之徒，孔子之道原專合于農民的天地。但只要中國是照舊沒有許多階級出生，照舊中國爲農民國，照舊他不改變這樣的農民質地，這特性將不會死失，謝謝這特性，中國人雖在今日于道德上猶爲最有教化的人類。

天長地久。……在新革命以後，農民仍還能是舊日的農民麼？倘說不將

成什麼？我以深深的落寞之情諦視着揚子兩岸的村舍與原田，不倦的鄉人操縱于他們習常的工事。貧窮像是如此的普遍的型式，這無疑的是農夫的一個絕對惡害——但這若不減去中國的鉅偉文化基礎，無乎不在的家族之感情，而激動個人的自我主義之發展，則這惡害怎能克服？不必說他的飢餓：在沒有豐富以前怎能將清潔引進？這確實可怕，如此多的人年年因疫癘與飢餓而死去；但即算是守士的天性毀棄，這些過賸的人口何處可去？一個比現在較高程度的平衡當然可得，但這是幾世紀的努力纔能達到的，而同時這苦况亦將比從前爲更烈。什麼是我們的社會禍害之核心？那是人們所早已熟知的惟在各自有限的小環境爲知足之樂，那是人們所不能熟知的，欲爲大規模的改革現狀必假以長而又長的時期，那是就爲此故，凡想爲超現狀的劇烈的嘗試惟使事情變得愈壞而已，在美洲成功的機會是如此之多，每個人都有希望得一出路，這裏無疑的大家可以隨心之所欲。在較狹限了的歐洲，成功就只有少數人可獲取，如此則不

使有誘感之大發展實於大家有益的。在人口過賸而土地較爲枯瘠的中國，有硬固的社會秩序，則凡歐洲的所謂不幸當然顯爲一種自作孽不可活的災殃。如此中國人的傳統快樂，已至盡頭無能逃外。

進步之行程內含無窮的劫數。哀樂則在於人心，外物不足爲累；至此則進步之劫數就不加干涉，不足爲害。一個不可變更的境地命定了後，久而生相應之內觀，人遂自安於其境地，在環境的轉變之中，人失內心之平衡。問題即在於能獲取一個內蘊的心境，不爲外界之順逆所動，如此人性之超脫卽最高文化之徵象。故在平穩之順世，人莫不有歡樂，而處動搖之逆境，惟高尚之君子，能全內心的喜悅。至此大衆皆落入於長持的憂傷。也許這正是上天的旨意，賜以劫數之循環，因爲人們於患難之下，比在逸樂之中，進步較速；也許一期比一期之痛苦之加甚的命運已註定於人類身上。但這纔正是悲劇，人們每歡迎一新時代的來到，當爲較大幸福的來到，而不可避免的接續而來的失望亦遂激起

大家的凌亂的失望之反感。

懷着好心的高尚人士之不得已的態度於是每試欲挽回劫數。爲此故真有教養的中國人是反動的。但他們當聰明些趕速折轉來。他們當竭各自的力量去感應來日的新社會平衡之境况而以此新平衡宣示於大眾，惟有此，可爲大眾之助。舊日之理想已被棄；過時的至善之人格（Perfection）不復視爲模範。這是中國士大夫的責任，亦是其他各處有教養的高人貴人們之責任，不去求往日的至善之延命，但以他們較好的內觀致力於新人範之形成以盡顯爲來日的人類之表率。

原文載：凱綺色琳：

——一個哲學者之遊歷日記第四〇·四一·四三·四四·四章。吳壽彭譯

人生之經緯

在中國，生活不是呆板的。雖則樣樣都像隨便，卻有堅定的經緯爲之規章；陰陽的交互，憂樂之相倚，織成調諧的紋理。人生之前展如杼軸之卷舒。行歷的梭子帶着緯線以進退。而縱經之固守於機架，保着不變的趨向於是生命之紛紜終櫛爲合式之形狀。

一年分爲四季，習俗自成風化。中國不用星期，休沐的制度僅已通行於新式的學校。老中國以四季之節日爲重。他們以快樂之花朵裝飾人生。春回大地，一年之始，元旦爲他們第一個節日。這一節日常在西曆二月之中。政府雖引用了格里閣的曆法，中國還自暗藏着古傳的日曆。這美麗的日曆是較合於生意，

有人事與天時之相和。每月，確見明月之晦冥，始於朔，及月圓爲第十五日。你不必有曆書，但仰視穹空，當知時日。惟中國曆書，不限於月，太陽之循行，亦可翻見。每年分有二十四個節氣，勻稱地分配寒暑之往來。這些節氣皆所以便於農事，故其命名，都關耕耨。立春之後，十五日爲雨水，繼以驚蟄，續之春分，於是相接而有清明，穀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這些日子皆依太陽而定。而其月份既依太陰而定，故每年節日，隨有轉移。每月廿九或卅日不等。隔年置閏，以合陰陽。置閏爲國家大事，每換朝代。必重釐正。日月星辰之流行，爲人事禍福之所驗，生活蓋有證於天文。雖在今日，中國曆本猶載有每日之吉凶。吉日『宜喪葬，婚姻，入學，上樑，會友，沐浴，梳理』，等。也有的日子爲『諸事不宜』；在這些日子惟有老守在家，切勿輕動。不但日子有吉凶，還有流年之豐欠。紀年以十二支爲一循環，

以支紀所則適等於兩點鐘，十二支成一日。每支有一動物爲象徵，遂亦俱此動物之特性。於始紀之年是屬鼠年，而半夜子卽鼠時，繼之爲牛，爲虎，爲兔，爲龍，爲蛇，爲馬，爲羊，爲猴，爲雞，爲狗，爲豬。凡此支數切勿與黃道帶十二星宿相混淆。古者以干爲紀，其數十，今猶參用，併於十二支之循環交互，而成六十年之一大循環。中國此六十年之花甲子，意有年類於我們的百年爲世紀。時辰之轉動直關人世之生死。每天的日子，不像在我們只是無意之揆數，在他們是陰陽消長，正禍福之所伏。於是生活之意義視時辰爲上下。

新年爲天下同樂之時。舊年與陳債以俱去；如今大家節象方興，掃飾門庭，各備酒肉。遠近出門人，此時都該在家；新年有家庭團圓之歡宴，父子相敘，兒孫們返自異鄉，帶回平日之積蓄與遠地之名產。新嫁女子，亦便歸寧，自述新婦之憂歡。敬神竈君常供於灶肚，他默誌終年之善惡，至十二月二十四日而升天，以告於天帝。別前，家人享之以糴，用膠其口，使不於天帝前訴

惡行，然後焚紙轎放炮竹而送之。新年過後，灶君自天回，灶肚爲置新紙碼，使復位，（是爲『接灶』）。並敬祖。遺像展掛，以時尙饗。午夜，各家掩門，讓門神保護着以禁一切凶鬼之來臨，相禁不作不吉之語。

元宵前，街坊極熱鬧；各有點綴，以慶佳節。怪奇而浪漫之燈，陳列出賣：金魚燈，有湛亮之大紅眼睛；與女兒燈，細長而幽暗，樣色都有。冬令之蕭索離去原野，南風輕颺古舊之塵沙，龍燈出現；掉於空中。牆上，掛有畫張出賣。上邊畫有一團和氣的胖小囤，以及灶下廳堂所常見的神物，如：關帝，忠義的紅面孔之保佑神；觀音大慈大悲之女神，有楊枝與淨瓶，有侍女與嘻笑的小孩；那是有所受在明朝羅馬舊教之影響，觀音彷彿似聖女馬麗之像，觀音並不生小孩，却與聖女相異。財神也在畫張上的。全中國的每一店並無例外，皆供一個。實這財神像是畫着兩人，旁堆金元寶銀元寶。泰山老母（當係王母娘娘）亦在標賣之例，攜回家中，與宅神共奉。

出賣的不單是舊信仰與舊風俗中的神像。還有瑞士的雪山與印度的野老虎的畫片，雜以花花公子；時裝美女，小小的身裁，窄窄的衣裙，效作西方婦人的嘲笑。所有這些圖像皆着以鮮豔的彩色，粗藍，紅紫，淡綠尤其受人歡迎。

除了畫張之外有假紮的花朵，紙剪的花樣，爲繡在鞋頭與門簾上的藍本，那些鮮紅的布簾，新年懸於門上，以祛惡鬼。這些用剪刀所造的可愛的東西躍動着豐富的幻想之生命。隔壁的攤頭列有人物禽獸，那是透明有色的驢皮所剪成，點着燈籠，可映見傀儡之影戲，有時竟有全齣的表演，這是北京的特產。

當然還有其他一切貨品，家用雜物，香燭，木的泥的紙的兒童玩具等。花樣既多，不勝備述。這是最有趣的，你看那裏的新式支那人在出賣錫製自動車與鐵路火車，而老人還是沿街以舊式的木車自鳴。再一地方是在出賣鞋底，近年則有用皮做鞋底的了，因爲這比紙糊硬襯，與舊布袖爲堅韌。買回去後，家中的女人們做上鞋圈。於是賣吃食的肩挑的廚房來了，色香味都好。

場角時可見有說書的，以韻語講着故事，調以小小鼓聲，還有看西洋鏡的，可窺見活動畫片。

廟裏都在燒香；東門的泰山廟（當係東嶽大帝廟）尤盛。這神管理著萬物之生死始終。物換星移，時序更新，人們都在歲首奉致敬意。終日香火不絕，跪拜于神前。北京城內及城外，其他各廟亦都有生意；因為在中國新年的宴游不止一天，而是半月。正月半是燈節，半月之內，行樂無禁。火神廟，火神如弗洛凌神，所以司理火政，使不為害。珠玉市每年歲首于此開場，廟中之廣場滿舖席攤，男男女女穿織地流覽于擺設的寶物之中。你在經歷了，始能悟見『天方夜譚』神話中之諸色相。各種樣式的物件：藍紺石，或黃寶石，或脂色碧玉之雕像；紫晶，與翡翠之盤；瑪瑙之碗帶有黯淡的紋理；水晶之盃可透見其雲水之深情；玉髓或琥珀之作品，臚列成對；還有珠串，還有彩飾的磁器戒指則閃耀着藍寶石與紅寶石之光；最要緊是鼻煙壺；常作瓶式，有各種希奇

形狀，有各種稀奇種類，象牙，碧玉，夾紅色條的青苔瑪瑙。最希奇的有從蒙古來的一個鼻煙瓶是以人體之骨琢成內鑲銀與土耳其玉！商人靜立在旁，穿着交扶衣裳。你對他略說幾句，拿起一件小東西，問了價錢，重再放下。于是，大約，你須還價，打好折扣，然後，定了交易。

白雲寺前臨時開張茶館。遠道香客致敬于神，而亦隨供有種種的娛樂。白天有馬賽與戲法，晚上又高興着燈會。北門前黃寺爲另一節場，那裏也有馬賽，更有出名的假裝舞，演作趕走惡鬼之戲文。喇嘛僧來自遠地，顯其巫術。可是，最引人的是喇嘛寺雍和宮的假裝大跳舞。胡角與羯鼓的震聲中狂躍着許多鬼相，廟前之廣場滿是人。他們講話，笑，擁擠，有的爬上樹梢，牆頭，石獅上有騎者，大家想從高處着眼，看得清楚一些；有時跌下，引得人家鬨笑。番僧以長鞭擊空中看不見的鬼物，前排看客急忙後退。警察來維持秩序。大家看好，開場了：裝着的野獸與人物于無邊的喧嘩中隨着鞭扑以入場，于是那惡

鬼，骨骼磷砢，尖頭作噬人狀，終于被驅逐了。明日請早。明日再演時，那惡鬼是被焚。大家放心，惡鬼死了。晚上有各色的燄火，四角隨聞芻拍之聲。于大燄火上場。一隻籃搬上鷹架，藥線點燃；籃中放出一切的花樣。花卉，寶塔，亭台樓閣，樹木人物，狼。細渺的骨架猶是亮着各種的彩色，陸續自上落下，搖曳于空中；有的拗曲成滑稽的怪相。有的終保着自己的本形。最後，花樣既盡，繼有黯然之爆聲一響，以示終熄。會歇人散，熱鬧之場已是萬籟俱寂，獨有明月當空，猶照其灰銀之光于睡靜之屋脊。

燈節過後，常日之生活復始，羣回于工作。特別在這國度，農事始于歲首之盛節。皇帝躬耕于郊以勸。各省各縣亦舉行相彷彿之儀式，官吏們出城外以一紙牛行耕禮，此耕牛之顏色隨各年之歲色而異。禮成，觀衆共搶紙牛，若有得其一角或一腿者，勝利地捐歸家中，深信今年好運來了。這些通行禮節，近漸消失。風教既失，或守之于野；于是漸發展有地方特性的僻俗。這些儀式或

已離失本意而僵化，或已廢棄而不舉。這正是時代之歷程。

譬如文廟大祭例在春秋二季，現已一般人民所遺忘。往日，這是極隆重的節日，皇帝躬致犧牲于此文教的最高之師表。往日有樂，有舞，孔雀尾作佾，執盾與斧，舞者和以笛奏。酒食，絲果，棗盛，犧牲之獻進，節以韶護之音，陳於先師與其門弟子之神前，神至，上香鐘鼓歌舞以迎之，祭者鞠躬如禮。於是為儀式中最重要的部分；祭物依次上饗，而神受之。禮畢。撤犧牲。焚詩與祭文，分其犧牲於與祭者。祭孔絕無怪異之舉動與形像，一塊牌位上書聖號，列於其位，祭者心中如神在。

這個祭禮是中國惟一的慎重而認真的儀式，也惟有參見這禮節可使外國人獲知中國人之深處。外國人們進入一廟，常滿是和善的或凶惡的塑像，響導者解釋一切諸神給你聽，全無動靜，時或觸及像體，甚且攙和在外國人滑稽的諷神之語笑中。人們說中國人是無宗教性質的，輕笑着自造之神像。實際不然；

這些神像，原皆非神。這些不過是確定了一個地位，在那裏，神若依法請召而來，就有所附麗。神在，則大家肅靜無譁，油然而生恭敬之心；神不在，則那些泥土與木頭而已。如此說來，神必須常在左近，鐘鼓鳴，香火燃時庶即應聲見煙而至。其答語如下：凡事全靠心誠。真心念神，神即顯現。虔敬之間，神無不答。所以苦難之來，當能誠心起問時，問題即已解決了。所以許多廟宇皆掛着匾牌，大書：『有求必應』。祀孔之典，則全沒有求神之情，專以表示對於先師之敬意而已。爲此孔子並不能列在民衆的萬神廟中。他是萬世不朽，他是常在。他受人尊重，但並無人向他作請求。尤其在現今，國度已改變樣式，在清朝舉行限定的少數職官學士，許與參加的，祀孔盛典，幾乎已是歷史的陳跡了，僅餘極少的守道者們自行保着這春秋的祭禮而已。

至於春節『清明』則是全中國所通行的，彷彿於我們的復活節，時日也相近。最初這當是一個農家的節日。早一天是寒食，人民都不舉火，不燒飯。在

清明本日，則很可怪，大家吃染色的熟蛋。這節日之來歷，相傳有種種的故事。西曆紀元前六三五年晉文公出奔，介之推爲患難中從者之一。一日飢不得食，介之推割股以進。文公歸晉得國，論功行賞，而獨遺介之推。介之推奉母以隱，入於山林。文公憶及介之推，使人求之深林不可得。焚林，欲迫介之推出。介之推與其母抱樹而死於火。文公痛己之不德，令國人後世永不復於是日舉火。

這個中國復活節，同時也是紀念亡人之日。如若可能，都須返於家鄉，爲宗社之聚，以敦族誼。各各祭掃先塋，除其荒穢，復輿坏土而封之，壓片紙於墳頭，以示後人之未忘。

這節日在共和制度下尙未廢。在學校中，這是一個植樹節。這將漸成風氣，在這一天學生們作一小旅行，種些樹在空地。

適如我們復活節後，跟着有聖靈降臨節，在中國，清明之後有「端午」，

這天是夏節，在早熟收穫之期，這一天是陰曆五月五日。太陽高照，酷熱方興，正在此時，黑鬼們準備作惡。疾病流行之憂慮，穀物農作之將始等，都有所忌於魍魎，於是人們畫符咒於門窗以禁惡魔之來臨。通常都用氣味強烈的植物如蓬艾，如菖蒲，懸於屋門窗櫺之前，以斷鬼物之入路。也有的用紅紙剪成，蛇，蟾，龜，等蟲，掛滿各處空洞。

端午是一個日（太陽）節，揚子江流域的地方最熱鬧。有龍舟競賽，盛妝之畫船，紮爲龍形，蕩於河中。船上有獻技與歌舞。龍象徵光與男性的力，至於船則似乎顯見此古俗，原或來自海外。在這裏，也一樣，尤之喜樂連系於惡鬼的祛除。河海之中溺死者甚多。子孫之祭饗，非所能及，不其餒而，總得給些吃食。於是人們以葦葉裹米作糉子乘此節日投河下海，可是這糉子活人也吃的。這風俗也有他的來歷，詩人屈原，楚辭之創始者，見逐於其君，感國運之日非，憂傷憔悴，抱石自沉，糉子之投於河中，原爲屈原。

少女之節是「七巧」陰曆七月七日，彎月光之下，家家陳花果以敬「織女」。少女們在月色模糊中試穿鍼孔。倘能將線穿過，則是女神已錫與縫衽之技巧。這一天，人們共坐，話牛郎織女之戀史。他們原是天上之二星，織女該是玉皇大帝的第七女兒。當她洗澡，爲牛郎所窺，牛郎原是凡人，却有隻仙牛，於是她得同他結婚，因爲她已問過河邊老柳樹，樹說：

「今夜爲七巧，

牛郎織女定情時。」

他們結婚後七日，她須回天上，續織雲絲，牛郎跟了她上天，她以手劃天成一條綫，這就是天河。從此「天孫」「織女」相望而不相接。他們是如此的靠近，而又如此的隔離，一年一回，他們相會。七月七日，地下喜鵲羣集天河，成橋，渡織女以見於其愛人。七巧夜常會有一陣濛濛雨。女人，尤其是老女人們就說了：「這牛郎織女的別淚呀」這就是七巧節所以爲雨節的道理了。

除了新年之外，最美麗的節日該是中秋，八月十五日。這時候，你有紅圓月餅吃，甜鹽葷素的餡。中秋節是一個月節，月到秋天分外明。享月都在庭外。供陳菓物皆有像徵，西瓜爲家人團圓之吉，石榴取多子之兆，以蘋菓示天下太平。糰子取滿月之圓形。

月節在秋，主『陰』：如日節在夏從『陽』。陰主黑，主幽，主寒，主女，秋爲陰氣之始令。可是秋，五穀方登，時屬收藏，故雖有盛極而衰之感，秋節仍是一個快樂的節日。女人們尤愛秋節之賞月，仙女嫦娥獨在月宮，得長生之樂，嫦娥是女性之表象，月宮畔，有桂樹一，中秋左近作金黃香花。桂樹日長，枝葉蔽月光，須時時鋸剪。月中有兔——適如日中有金鳥，此兔在月搗不死之藥。故在中秋節都贈小孩以泥兔，月中之兔白毛，有美麗的紅眼。你常見有嫦娥之畫匠，白兔隨匍于身旁，月屬水，天水可以凸鏡取下；而日屬火，取天火用凹鏡。

月，可還不單是女性的。有一神祕的老人，就叫月下老人，也有他的勾當。夜裏，他到各處，以看不見的紅綫繫新生的男女小囍之足，這不可見的線是如此的韌不可斷，男女長成，自會拉攏在一起，終必結婚，你如違抗，徒惹禍殃而終不可能。

中國女人們最喜做媒。甚且有專業的媒婆，但成全好事，大家都肯幫忙。沒有人幫忙婚姻，必無成就，因為在中國婚姻不是男女自己的事情而是家族的事情，而這天上的月下老人是特有興趣於男女之事的。大概就爲此，女人們向他膜拜。

中秋節是一年四季最佳的良辰，三伏的盛暑已消，三冬之嚴寒猶遠；而且在中國秋天却比冬天還美，春季尚有冬來殘餘的風寒。大陸之西北風的高壓，遲徊於中國之原野，常久不去。西北風一旦盡歇，則夏熱已始；反之，秋季却是熟濕的夏雲之漸消，轉出令節之溫和。天高氣爽，每有久晴，極目縱眺，歷

見遠山之低婉。沒有風暴來擾此靜明的時日，湖平如鏡，夜開簫聲忽動，起自葦間，散其哀怨之音於清空。

佳景難留，盛節已駛；冷露初降，秋霧出谷。於是有危險的秋瘟之流行。爲此，人們必須登高飲酒，重望秋色，自遠於禍延。這便是九月九日重陽了。九陽數也；複之，以見陽盛終衰，由長而消，在此可見明與暗鬥，陽與陰爭，蟋蟀振羽，秋蟲淒鳴，年時是已入於寒冬，入於陰德，而冥冥之中，另一新歲之籽陽已始種於地底的深處，惟其渺微人眼不可得而幾見耳。

現在已到菊花開時，他們的豔色將爲舊年行去最後之話別語。在日本菊花節有盛會展覽。菊花以愈大爲奇，愈盛爲貴，常一顆開三四十朵，中國全不如此。一本三四花而已，其花以完善，而有特性爲美。葉盛，須肥綠，濃重蔽幹，自頂至地，菊花有知己，詩人陶淵明，他會有許多詩，見其愛菊之情：

秋菊有佳色，挹露掇其英；

況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

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

日人羣動息，歸鳥趨林鳴。

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年歲自循環，節令有消長，人有多哀樂，持己在塵俗。

生下了小囡。第一天就給穿上喜氣的紅衣。以九個紅蛋報此喜信於母親的母家。可是父親，倘若生下是男孩，告之於家堂裏的祖先，說是有後了。祖宗於女孩較少興趣，因為他長大了是人家的，替別族去延嗣續了。就風氣像是對於女兒愛薄，其實不然。支那人並不如歐洲所傳說的說是會將新生女兒殺死，他也並無所憎於女孩，不過家族是籠罩了個人。家族的喜惡或冒越了個人的愛憎，而且事實上，中國家族是建在父權的基礎之上。男人連接於列祖，他有嗣續的責任以繼往而開未來。可是，女人，在家族中為內助，她的責任是為

其男人傳代，善相門庭，和樂室家。室家之內，母為主，媳婦們是她的從屬。爲此故，女人與其本宗斷絕；也爲此故，俗禮，新郎迎娶新婦歸成婚爲男家，婦家得聘禮爲償。每個女兒大了必須嫁出，所以生下來也不必告於祖先。

其他風俗，生男生女亦不同。生男，門懸桑條所作弓，附以蓬矢四。三朝取弓射矢於四方。生女，懸小小方巾而已，因爲女兒無遠事，終身不離庭戶。滿百日，慶，略如我們行受洗禮。親友各有贈。有鈎鐺，小鈴，項鍊與關鎖，上刊『延年益壽』等字樣。這些東西大多是鍍銀的，也略同於我們施洗禮時的贈物。坐小囿於檯上，置書，劍，錢，官標記物，等於近旁。凡此小囿第一件取起的物件卽示爲他將來的行業。女小囿則置刀尺，脂粉，簪珥，金錢於檯上。其取捨將占爲一治家的女人，或出名的美人，或得富貴的丈夫。百日慶，爲題奶名，這些名字爲免魔鬼來看相，大多題得很不動人的。譬如一男小孩，故意稱爲『小妮子』有時則順便以眼前所見之一狗，一貓，或一事名之。直到入

學，始有正式的名字。

父系家庭中對於子女的情態在紀元前千年中所傳之古詩歌中美妙地發揚着。這詩中的事節，是一個土，造了宮室，室成之日，夢有吉兆，說夢人爲之作解：

詩小雅，斯干九章，

秩秩斯干 幽幽南山

如竹苞矣 如松茂矣

兄及弟矣

式相好矣 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 築室百堵

西南其戶

爰居爰處
爰笑爰語

約之闍闍
椽之橐橐

風雨攸除
鳥鼠攸去

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
如矢斯棘

如鳥斯革
如鞏斯飛

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
有覺其楹

噲噲其正
噦噦其冥

君子攸寧

下莞上簟

乃安斯寢

乃寢乃興

乃占我夢

吉夢維何

維熊維罴

維虺維蛇

大人占之

維熊維罴

男子之祥

維虺維蛇

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

載寢之牀

載衣之裳

載弄之璋

其泣惶惶

朱芾斯皇 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 載寢之地

載衣之褐 載弄之瓦

無非無義 唯酒食是議

無父母貽權

這些舊俗已湮沒。中國婦女早已解脫於古昔偏見之桎梏。在中國今日之女兒比在日本就自由得多。日本武士道的遺意仍持父系之權威，甚且要自由結婚了，並攻擊先前男子任性無忌的僕妾制度。自由結婚將自然地廢妾，因為既出自意，則日後有不滿意，也得隱忍。此後當是嗣續的問題，為大有關於中國之婚姻制度，只要是父系家族制延持着，則男子仍可因女子不育而娶妾。在這情

形，若舊妻不願解去，娶妾是中國法律所許的。這些中國的新法律實給與離婚之自由以甚大之便利，有過於歐洲各國的法律。他們一方面，既無宗教之拘束，而在另一方面女子的瞻養與教育問題，有家族爲之留心，於是離婚將是極自由的了。

照上文所述，已可概見，在中國婚姻對於個人生活並不如在歐洲那樣重要，因爲這不是他自己的家庭之開創，而是舊家庭生活中之一幕而已。新婦固然是來到一新環境實始人生中之一新章節，而男人則於原環境並無大變，老家庭劃出一室，作伊與妻子同居之房而已。其人生永久之伴侶的選擇不自主，父母早爲定奪了的。婚期大概是定在姑已老時，須有新婦幫理家務之時。到時，新郎若在遠處，就回鄉完婚。倘是讀書外埠，大約告一星期假已夠，婚後回校，這丈夫照常上課。如此，只要父母在，仍主家事，他儘可在外，只在每年回來一二次就是。新婦被視爲家中一新子女般，她生活之問題，在於善承其姑

之旨意，而不在于討其丈夫之喜歡。兒子不能袒其妻子於母親之前，而姑媳之間的生活常可發生尷尬之痕跡。在中國，比之在歐洲，不幸的婚姻遠較少見，惟姑媳之失和每有嚴重之惡果，至有自殺以為最後對於夫家之抗爭。落到了這樣的地位，頗難為其姑。鄰鄉衆意，常不直夫家，於是往往以怨鬼討命一類的飾詞，了結一場慘案。

新中國極望有婚姻制度之改良，這改良正在發展。大都希冀能自主這終身大事。社會生活之繁化，個性之擴張，將使自然舊式婚姻不能復持。中國家庭生活之涉視個人性質，使受束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間，這原只能在個性自覺極薄弱的時代見效。

因為鄉村傳統觀念之深根，父系制度之牢不易破，以及種種舊習之籠蓋一切，此舊式婚姻制度亦將會延存好些時候。在市鎮則新時代必然引向新婚姻制度。大城市實使大家庭無生存之可能，新婚姻制度亦隨之而生。問題是：這新

制度取何形式？婚姻習染着已聯接有族望門閥的諸考慮。真正淨粹的無產者的獨立的婚姻難得碰見。新中國前程遠大。今日世界文化之融會將給與何種的教訓，使成何種的新制度，新社會？好自爲之。

人生之終結。請觀送死之習俗。無復喜慶的紅色。孝衣縞素，死者已除盡人世之憂樂，惟遺生者以痛心之記憶。父母之喪服二十七月而止；方其生時，常念有死。死者，人生之常。老之已至，生事且盡，子孫輒爲先具棺槨衣衾。於是父母們安心無憂於身後，靜思人生最後之旅程終復返於黃土。

喪葬當然是慎重而多禮。孔子之教訓，以孝道爲民德之本行，父母之喪爲最後，最高之一節。生事盡孝，死事盡敬，於此轉從倫理性質之形式，入於宗教性質之形式。以哀戚得中爲合禮。孔子以禮與其奢也寧儉，惟盡人子之心而已。葬不可踰死者生前之身份。祭，則按子孫後世祭者之身份。封拜不傳於子孫，只有長子襲其父位，爲一家主，反之子孫顯於世，則列祖列宗，皆與其榮。

雖儒家立喪葬之禮，而列世相傳頗爲習俗所變，異教所雜，隨時風尚已多參差。而喪葬尤爲各教所揉合。道士拜懺，和尚唸經。對於死體之無上的尊嚴，隨又生着懼怕亡魂作怪之意念；於是又是種種的節目爲兇禍之禳解，災異之消滅。

在北京新近有一大官出喪。在街上行了幾點鐘纔行完。爆竹連鳴，鑼聲不絕，意思是嚇去野鬼，無擾靈柩。旗幟相續，繼以官銜牌子，再是白紙翎的長竿飄舞而過。一行在前導有大傘與轎櫺，爲示特別榮耀的敬意。於是跟着殉葬的贈物。這些，現在不再是陶製的埋下坟內，只拿紙紮成形，隨焚墓邊。紮紙中有有人生一切的享用，從園亭，汽車，以至於僕，馬，及家具。靈柩覆以華蓋，有百餘人抬着。菊濱之哀喪進行曲是由一隊穿得花花綠綠的絃樂隊在奏着，交互有喇叭之狂叫，簫聲之如泣，和鑼鼓，孝子衣白，童僕扶持，執喪棒，曳行於柩後，馬車與汽車相接，執紼者無數，花圈，輓聯，祭文，共送此死者入

祖塋。

在左近的一條小街，有二個扛夫用繩索與長挑共扛着一具薄棺，上被一條骯髒的被單。這被單恐是那孝子惟一的眠物，他跟行於棺後。他在什麼地方買到一頂小孩戴用的粗白草帽，作爲縞素。這帽子，污穢不堪，路人皆笑，孝子不覺得。他得遏制自己的嗟嘆。扛夫快跑着，他得趕緊。在太陽落山前，須安葬；一刻兒，他們一夥在市街之人衆間消失。

他們掘開泥土，挖見一個髑髏。或許這就是莊子所見的髑髏，那個髑髏夜半見夢於莊子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

原文載：里卡威廉中國國魂第十八章吳壽彭譯

中國與中國人

中國，從前是如何的拒絕可憎的外國人，最近造成了歐洲列強間的爭端，他們競爭著從最近輸入的鐵道中，盡量獲得大部分預期的成功。因為中國的門戶開放，一定引起對外貿易的重大發展，對於人口超過美非二洲連台人口的國家，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中國繁盛的人口，單獨由鐵路的建造工作，及因無限量煤田的迅速開發，是希望得到怎樣大的數目呵！就是在德意志的一部分，那合時的佔領膠州，和牠可以通中國內地的港口，使她希望著大宗的利益。

但是，完全離開她在最近之將來的經濟的重要性，從純粹地理眼光看來，

中國是世界上最有趣的國家之一。

這個地方主要的造成一個國家，叫做中國（因那邊疆的屬地像滿洲，蒙古，塔里木盆地，和西藏僅僅和她鬆懈的連繫著），由她的人口密度表現出顯赫的氣象。在地球上，只有幾個地方，比中國的疆域大，就是：在美洲的三個，非洲的撒哈拉，亞洲的西伯利亞，和歐洲的俄羅斯。然而，假如我們把中國放在東歐國家的上面，沒有一個邊省或俄羅斯的兩個邊省可以伸出去，在一切大陸國家中，中國極近似圓形，這對於一個國家好像是極有利益的形式，因為在幾何學上證明，就一既定的面積論，這是一個周圍最少的圖，所以一個圓形的國家，對於人家攻擊，表現一種最短的可能線。中國的境界，陸地的和海濱的差不多相等。西北邊境，起自新疆省，在遼河流域在南滿，帶著幾分不規則的刻口和曲線，前進經過轉變區域，在那個地方，中亞的無河區域開始，經過的地方到處（像中國一樣）居住著蒙古種的人民，他們受中國政府權力的支配。東

南海岸伸入太平洋，差不多是個完全的半圓形。那圓周的近似中心點，是在揚子江離開西部諸省，離開四川入湖北的地方。假如一個圓周，描出這個中心和七百哩的半徑，如果我們置那最近加入中國十八省的塔里木流域不論，只有在北京以東北的直隸省可以突出圓周以外。這個半徑等於由德國極西南至兼哩歇哈夫河附近諾爾上的距離，或者是等於由漢堡到英國西南角的地盡處的距離。

中國成爲亞洲大陸的一個古代部分，這一部分在侏羅紀時代，未受海水淹沒，她有水晶體的，古石器時代的，石板的，石灰石及沙石的。和中生代層的岩石基礎，但是白堊層及海新生代層，好像完全沒有。沒有一個地方我們可以遇到像呂根的白堊岩，沒有一個地方呈現出像瑞士一樣白堊質石灰岩的深山谷，和圓形的山；也沒有最近熄滅的火山，和活火山連著，像在大火山活動帶一樣，這大火山活動帶從馬來羣島經過台灣，日本以至於白令海。

中國沒有廣大的平原，非除在東北，那裏我們看到黃土的沉澱，多山的山

東半島由這裏突像個錘馬刺。中國的其他地方，大部分是多山的，這種的特徵，造成南北各半的明顯區分。李多芬曾經指出真正的分界綫是崑崙山脈的繼續，這就是祁連山，由亞洲內部經過中國中部，差不多遠及南京，沒有什麼間斷。這條分界綫不但造成了兩大河——黃河和揚子江中間的分水界，而且分開兩個重要的山系。華北呈現在我們目前的，是鋪滿岩滓的山地，在古代，一批崩解的岩石，很細粒的，像黏土的，叫做黃土，乾燥的風，將她吹到山中和山谷裏。這覆蓋物的每一個新層，自己互相連結，又藉草根和舊層結合，所以常常只有山脈的堅固石岩，從黃棕色的黃土覆蓋物突出，往往有幾千尺厚，好像在大雪後，德意志山中村落的屋頂一樣。華北山景不僅是圓形的山脈，和那平坦的，夾了未成層的黃土的高山谷所組成，反是，在柔軟的黃土堆中，流水造成系統極複雜的支脈，從腐草根垂直流出的細脈，造成性質非常奇特的險阻山谷。就是現在，在乾燥的氣候，由山峽出來的風帶下黃塵的雲，所以陽光

穿過淡黃色的空氣，好像非常蒼白，當旅行者經過山谷的時候，他的腳上和馬背完全鋪滿了黃色的黃土。河流自然，將這黃土帶到海裏，在他們的岸上腐蝕或者是風將黃土帶到水裏，所以黃河的水常常是黃的，將牠的名字給河——黃河。牠聚積在東北的黃色三角洲上，替牠自己找一條出口，改變這個方向，在牠的河床內，像一個猖獗的怪物，常常沖過人工造成以約束牠的護牆，牠給東中國海灣一個名字——黃海。

在南部，就非常不同。這裏的山較華北普通得多，有特殊的中國方向——西南至東北。他們成長平行綫的橫列著，和崑崙山及祁連山成直角，接近之後，他們轉向東行好像他們的發展，在早已存在的界綫那裏，遇到障礙一樣，同時最重要的是，他們沒有黃土的外被。他們赤裸的頂，伸到天空，沒有什麼掩蔽，沒有爲風吹送的黃土，阻滯在他們的斜坡上，水從高峯很快的流下來，匯合成清澈而不帶泥的河流。在最前部的就是長江，我們通常叫做揚子江。揚

子江發源於西藏，當牠在四川盆地，藉無數支流的增加，得到牠的全副力量，他澎湃的經過這地方的中部，幽閉在懸崖中間的一個奇異的，像溝壑的河床裏急流相續，後變成完全平然的前進，爲中國極宜於航行的河流，再流入湖泊羣集的三角洲，此三角洲爲黃河所助成，至一八五二年，黃河改道他去。中國南部的主要裝飾就是牠的常綠植物。華北的黃土，雖在其他地方有害於樹木的生長，牠那篩得很細緻，沒有石子的土壤的濕氣，可以滋長田地；在華南，土壤的耕種，多在山谷的底下和低坡上，但是，在這上面，表現出原始的植物豐富，常綠灌木的種類，和樹木的充分生長在中國很顯著。在這些植物中，和茶樹近似的山茶很居重要的地位。

當冬季的西北風，使東西伯利亞和蒙古可怕寒風，散佈到中國的時候，這個氣流在進行中逐漸轉暖，經過像意大利和南非洲一樣緯度的地方。就是在廣東，雖然他位於熱帶以內，偶然也會落點雪。同時華南有一個比較溫和的冬天

；她熱帶部分的棕櫚和象，使人回想到印度，橘子和甘蔗同樣的繁茂，到處種植著茶樹。在華北，因為長期的嚴寒，不能有這種的耕作。北平，雖然牠比那不勒斯要在有一點，有和聖彼得堡一樣的冬天。皇陵所在的瀋陽，適在羅馬緯度之下，在正月覺得比莫斯科冷得利害。但是，在春天，風轉到相反的方向，同樣持久的南季候風，由東南吹至，熱帶的暖風散佈全中國，豐富的雨落到牠的稻田和棉田裏，自然在南方是最豐饒的。存在冬天的南北溫度之差異消滅了，廣東，上海，和北平間，沒有什麼不同熱度可以查出來，因為在夏至，熱度增加並不是由北至南，而是向著中亞的燥熱地帶——就是由東至西。在那湖北的最重要城市——漢口，人家這樣說，假使魔鬼預備在那裏過夏，當回到地獄的當地，他將要缺少他的外套。世界上只有另外一個地方，在全季存在的季候風同樣影響之下，北極的冷和熱帶的熱交替著，附帶著由近海來的傾盆大雨，這就是美利堅合衆國。然而這裏，夏天溫暖而潮濕的風的仁慈影響，差不多完

全限於東部三分之一的地方，總而言之，中國，在一定的季候內，經歷回復的冬天和熱帶的夏天的更迭，同時她享著很難得的溫帶和熱帶連合的益處。

幾千年來，中國人在這個居留地，受著自然的影響。雖然他們保留著由他們古代的居處（人家以為在土耳其斯坦以東）帶來的性格之特點，可是仍舊值得去研究，中國，他自己如何用屬於地球的訓練，去使他人民適應。沒有其他的地方我們看見以萬萬計的一個民族，曾經這樣持久的受著自然勢力的支配。這真是一個大規模的實驗，比較一個地理學家所不能希望得到更好的一個。

關於剛才所講，第一個結論使得我們注意的是，經過時季風的變遷，冬天的極度寒冷和夏天的熱帶灼熱間，每年的互相循環，是不允許任何人住在中國的。中國，對於其他的溫度變遷較氣候的適度變遷，是過於仁慈的忍受，同時只有那些能夠抗拒熱和冷的同等抵抗力的人，才能夠維持生命，因此，他有幾分連合了耶庫茲人或朱克幾人和黑人的忍耐力。地球上實在能夠這樣做的唯一

民族，就是中國人。因此他們是唯一的人類，當他們到四方去的時候，不管是高緯度地帶，或低緯度地帶，很難得或者從來沒有因氣候而犧牲生命。中國人在滿洲，和那可以使水銀凍結的冷氣抗拒，在爪哇和新加坡的極熱陽光之下，或在古巴製造糖桶的沸騰熱氣中，愉快的工作着。在國內七月的時候，寒者在八十六度與一百零四度之間，從早上到晚上，他得撐着沉重的船，在河裏往來，最多只有常常用扇子扇着，得到一些的涼風。同樣，半年以後，他得在結冰同一的河面上，以同樣的持久力，運輸着更大的重量，或者是在雪車上，穿過刺骨的寒風。愛明派却，計劃引中國到熱帶的菲洲殖民，在生理學立場上，是很正當的，因為這是一個極明顯的事實，除黑人外，中國人是極少會染瘴氣的，這個在巴拿馬鐵路建造的時候，可以看得出的。

關於這現在仍生存的最古文明民族，道德上的特點，我們應該大部分追溯到自古以來存在著的人口密度實況，這個可以表明出來是因為兩個合作的動

力：一個靠著國家的本性，其他一個靠着宗教。中國的北半部，是中國文化和政治的發祥地，同時我們已經知道，牠是鋪滿了黃土的一部分，這裏，在種穀的時候，這黃土無比的豐饒，和夏季的高溫度，及按時來臨季候風的兩合作著。這個地方，自然預備了一種可能性，就是在政治秩序保護之下，一個天賦的農業國家發展起來，最初在黃河的支流淮河的黃土平原，及內部的其他山地和山谷，以後在低地，這低地仍舊適宜於稠密的人口，在東北傾斜向黃海，但是牠需要先行排水，因為牠是最後構成三角洲的地方。這個在中國歷史上顯明的是中國人智力和能力所採取的教化初步。這自然所給予使產生一個大農業國的可能性，因為他們的勞苦謀生，已經實現了，大部分是因為對祖宗關係的觀念，深深印在中國人的特性裏，偉大的中國哲學家孔子，他在基羅立波斯帝國基礎時候，以他苦心造成的道德制度，教導他的國人，這個制度到現在還供給千萬人以有益的人生規律，他覺得對祖先的關係早已存在了。這要回到對死者

崇拜的時候。中國人雖然對其他一切事情，表現着清醒和寫實態度，可是他對於地球上現世以外的神祕生活，承繼着祕密的。他恐預知怕經過幽暗的墓門後，那期待着他的責罰，然而一般的保證，又使他得到安慰，就是假使那不可避免的情況實踐了，他可以在未來的世界裏找到休息，在每一個他的忌辰，對於死者的祭祀，應該適當的舉行。依照古代的規則，沒有一個人能舉行祭祀，除非死者的兒子，或者是他的男性後裔，因此，中國人所以渴望著結婚，是因為了生兒子，要得到兒子，在他們的心目裏，能早結婚就早接婚，只有最不幸的貧窮，能夠阻止一個中國人結婚，結果在中國很難得有鰥夫，而三十四歲或三十六歲的祖父也很普通。在極貧窮的茅屋裏，養了一個男孩，人家就興高采烈的歡迎；但是在有錢人家裏，養了一個女孩，人家要當它是一個討厭的事件，差不多是一個災難。當妻子的人，假使多年不會養兒子，對於他丈夫的再娶第二個女人或姨太太，只好忍受著，不敢出一句怨言。這裏妻不許自己發

表驅逐妾和她的兒子的要求，她只有卑下的去敬重妾禮遇妾，因為妾幫助她的丈夫去實行她一生的最大願望。讓我們記在心裏最近更顯明，中國人越海移民至澳洲和美洲的時候，他們差不多都是從極南的兩省福建和廣東移出，在生活上得到良好位置時，這班僑民立刻想回家，因為儘管他們熱戀著他們的鄉土，葬身異域好像是很可怕的，所以並不希奇，中國常常是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直到費拉德爾斐亞和支加哥最近興起時止，中國是唯一的國家，有許多百萬居民的城，他有一千五百個大城，城牆是四方形，用磚造的，和古巴比倫的一樣，有許多是廣自十二哩至二十哩，還有人煙稠密的近郊人民進出不斷，從日出時放砲，打鑼，或者是敲鐘開城起，一直至黃昏閉城止，閉城的時候，同樣放炮，打鑼，或敲鐘，在城市的擁擠街道裏，和在類似城市的鄉村裏，許多家庭小孩子的數目，常常使我們覺得可驚；同時老人的數目，更使人驚奇，不管他們患着無數的疾病，不管他們的江湖藥品，中國人，因為他們不染熱

病，是壽命最長民族之一。

的確，中國並不是人煙稠得像德意志帝國一樣，因為她在一方哩內，很難得有二百零五人，而德國每方哩有二百六十四人。但是，以此而論，中國剛才開始大規模製造，當鐵路開創，繼之以蒸氣機及電氣牽引，輸入的時候，自信的希望，將來會變成怎樣呢？到現在，中國人，像中古時代的日爾曼一樣，差不多完全依農業手工業，零售業爲生。因此在揚子江兩岸，最富絲綢的省份——江蘇省至少平均二倍德意志一個最高比例。

就是在她自己表示輕視外國人的時候，我們不能因為她愛國的自尊心，而取笑中國。她的成功一個國家，自埃及以後，沒有別的國家像她這樣的持久。各種宗教已經發展於中國，遍佈於中國，而孔子的教化，經過數千年，仍保持着全副的力量。經濟方面也是這樣。中國頗能自足，同時超過一切的鄰國，在龍旗之下，她的常勝軍常常達到裏海，眼見廣闊的亞洲內部，差不多都永遠的

投降她了。她不需要外國人的東西，不論是在衣或食的方面。她甚至辭去紅毛鬼的貨物，這班紅毛鬼，在英國或美國旗幟之下，常常在她岸上登陸，所以英國人因為不願意單以銀易絲茶，只好依賴那卑鄙的輸入鴉片，鼓動抽大煙的惡習。

所以，至最近，中國的經濟狀況，不像其他文明國家，是時常在企圖去維持那過於無限制增加的人口數目，和那沒有無限制增加力量的完全本國土產間的均衡。就是這個造成一生存競爭，比地球上任何國家來得堅決，牠喚起，牠完成中國人性格中的最高特質——無比的勤勞，持久的忍耐力，和他生活方式中的極端節儉。

只有在中國，可以變更和牠極端相反的東西，就是我們民族不計明日的懶惰願望。中國的大工廠，禮拜日沒有休息，沒有聽見過八小時工作制的福音，因為，假如不是這樣，就要發生飢餓了，在這裏，對勤勞動作的鼓勵，變為人

民的第二天性。就是對那最可恨的三藩市僱主，在那裏中國人受僱做家僕一類的工作，不要人家監督，他做他的指定工作，只是因為在他看來生活就是工作，不管他的一切不屈不撓的精神，不管他對於工作上驚人的技巧，在那用極簡單的可能工具的無數技術內，而所得之結果，是多麼的驚人，這種巧工所貢獻的數目是這樣大，可是中國人所得，平均上不過我人認為可以餓死的工資，這個說起來有點像神話：就是一個成年的人，維持他自己，每天化不到一個辨士，在飢荒的時候甚至只花三個法尋，（英小銅幣值四分之一辨士），用這點錢買他需要的米，青菜，和茶，甚至留一點買煙，解說起來，一方面是因為生計極低廉，另一方面，因為他們烹調的本領非常之好，使不好吃的東西，甚至不能吃的東西，都好變了，沒有東西棄了的；同樣，這是真的，因為中國人的極端節儉，和他的不顧美味，所以烤過的狗，貓，和老鼠，甚至於病死的馬肉或驢肉對他們，是誘人的珍饈。

沒有一個民族，實行經濟的效能到這樣高的程度像中國人一樣；勤勞加上節儉，是中國人生存競爭和興家立業主要利器。華北的農民，替自己掘了一個地下庇護所，好像一個土撥鼠，在他的黍田或麥田底下，在黃土的峭壁裏，在牠的邊上，造一個茅屋在外面，這樣不會短少了一大碼的農產品。一個可以使人感動的真正中國人理財例子，最近由一位美國的傳道者從他個人的經驗，敘述出來，表明可讚美的家族觀念，甚至擴充至墳墓以外。他看見一個年老的婦人，非常之窮，差不多不能行走了，却一路摸索著沿牆腳跑去。她作她最後的旅行；她知道死在目前，她希望到她近親家裏去，以便由那裏出葬，這樣辦喪事的人，可以不像在她家裏負擔那麼大，因為她的家離墓地較遠。

一個佔人類五分之一還要多一點的民族，在這樣單調不樂的空氣中，爲了這麼難的苦勞而感覺疲乏，從清早一直至黃昏，甚至於半夜不睡。他的企圖，只能引起人家同情的傷感，野蠻人的安樂自由，是不是比較這文明人的不幸工

作更令人可羨呢？如果接受了勞動的束縛，同時這無疑的帶來一種更高的道德，我們的民族有沒有損失了生存的樂趣呢？現在用我們自己的量法來量一下，不必充分的考慮，我們欺騙我們自己，以為中國人爲了她工作的永遠壓迫，一定要陷到一個愚笨的不幸環境。這個差得遠啦！在十八省中。由傾向肥胖的黃色南方人，以至於瘦長棕色的北方人，氣質和才能的參差，和個人表現的不同雖然是很大，然而一種率真的愉快，一種安靜滿足的快樂，雖受命運的重擊，也不容易屈服，是全民族所獨有的。就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認識地球選擇的痕跡，因為極地嚴寒的晚上，只能容留那班人，他們氣質的活潑是不能毀滅的，所以中國人間，生存競爭不但是除去生活中的懶惰和奢侈，甚至除去勞苦和飢餓英雄間的對英雄主義發生厭惡的人。同時我們看見一個從古代傳下來的快樂，站在中國人飢饉的勞苦旁邊，像個償債的神。

爲了極少的利益，以求勝過無數的敵人，的確，這個對中國人的品性方

面，同樣發展了一個鄙吝的部分。因為經商與理財的能力，手藝與農事的能力，狡猾，欺騙，與奸詐並行，羣居在不通風的房子裏，以及廣布的貧窮，引起對衣服，身體清潔的漠視，在工人階級和官僚階級的食物質酬報裏，不會產生出較專心創作高尚的藝術，沒有研究宇宙之自然律的科學，司文藝的女神，和司美，優雅，喜之女神不會以中國為家。

單方面的廣大。是中國民族發展的特徵，到現在，我們可以說有兩種文明人存在着：一個帶了歐羅巴的特點，另外一個帶了中國文化的特點，在可能的結果，這兩種文明人更嚴密的接觸，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事件。

分開中國和歐洲的界綫，是不見了，在那個地南西伯利亞鐵路豎立着，東方大陸第一條鐵路。假使黃種人入了勞動市場，那麼工資問題要變成什麼樣子呢？當中國用她煤的寶藏和低廉的工價，由小工業變成大規模製造的時候，世界商業將要起那一種的革命呢？

中國的發展，可以比我們所希望的，更表現得相稱，她那到現在不變的許多黑暗部分，和她獨立的文化，在西方物質豐饒力量之下，可以呈現光明，然而牠的社會狀態和她那高貴的家族觀念的堅固化合物會保留着，同時，她對於一切氣候的持久忍耐力，和她那不竭的勞力富源，在她各種經濟制度引用了我們的方法之後，將發生變化了。一個偉大的將來，無疑的在期待着這個國家，這首詩的句子適用於民族和個人：「在你們的心理，立着你們命運之星」。

（原文載：哥菊夫地與人·朱明生譯）

內外類編第三冊

民國廿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再版

編者：南昌內外通訊社
發行：上海現代書局
南京拔提書局
定價：大洋一角五分

